



日本文学大师  
作品精选集

太宰治

# 如是我闻

〔日〕太宰治◎著 侯绪梅 等◎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如是我闻

〔日〕太宰治◎著  
侯绪梅 等◎译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如是我闻 / (日) 太宰治著 ; 侯绪梅等译 .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15.2

(日本文学大师太宰治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5682-0012-7

I . ①如… II . ①太… ②侯…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5751 号

---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3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字 数 / 193 千字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116.00 元 (全四册)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如是我闻 .....	1
风中之笺 .....	23
狂言之神 .....	45
佳日 .....	63
庭院 .....	79
满愿 .....	85
归去来 .....	89
罗马风 .....	107
创作余谈 .....	127
丧失的自信 .....	131
一日的劳苦 .....	133

美男子与香烟 .....	139
女生徒 .....	145
作家写照 .....	171
心之王者 .....	177
蟋蟀 .....	181
彻底完了 .....	193
郁屈祸 .....	199

# 如是我闻

侯绪梅 译

攻击别人，甚是无聊。要攻击就应该攻击他人的神，尤其是敌人的神。但是，你只有在摸清楚谁才是敌人的神之后，才可以采取行动。我们应该隐藏好自己的真神。

这话听起来像僧人瓦莱里念的经书。这二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愤怒，但却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绪。现在我要把这种愤怒付诸文字，即使他人不允许，也要每个月都在《新潮》杂志上发表文章。这虽然是个无法自由行事的时代，但仍请求大家允许我这么做，即使你们要与我恩断义绝，或者招你们嫌弃，我也要将在内心的不平发表出来。我为了报复才把僧人瓦莱里念的经书搬了出来。

我要抨击的对象基本上是沽名钓誉的人，比如二十年前曾去巴黎留学的人，母子相依为命的人，为了生计热衷于法国文学的人，尽孝道的儿子，拼命挣钱的丈夫，以及一些僧人，或许他们本人没有这么想过，但是一些所谓的“文化红人”和社会上一部分愚蠢的家伙却把他们奉为类似过去战前训示的作者。另外，我也深恶痛绝那些不与时俱进、故步自封的人。新秩序的出现，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当然，在达到井然有序之前，肯定会经历一段混乱无序的过程。当往鱼缸里投放海藻时肯定会给鱼缸带来一些污

染，它们之间是共通的。

这个月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吧。但丁《地狱篇》的开头讲述了一位叫 Vergilius<sup>①</sup> 的老诗人（我已记不得他具体叫什么），他长久吟诗直到嘶哑，回荡着的余音甚至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我虽然没有老诗人那般神奇的力量，但我确信我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在这个笔纸缺乏的时代，如果得不到欲想的结果，我也不会特意那么做，不是吗？

社会上有一群老前辈。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承认我远远没有他们那么自信。但是，他们的自信来源于哪里呢？谁是他们的神呢？后来，我终于知道谜底了。

是家庭。

是家庭的利己主义。

这是对结局的祈祷。我被那些家伙给骗了。虽然这话说起来有些卑微，但还是觉得只有妻儿最可爱。

我曾经试着读过某位老前辈写的小说。不过，读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小说仅仅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对周围环境偏袒似的情结。但是，那些蠢人却欢呼说什么“太棒了”“太清廉啦”，更有甚者竟崇拜地说“太有贵族气息了”，真是一群阿谀奉承的家伙。

所谓的社会骗子，其实指的就是这些人。阿谀奉承倒也无妨，但为什么要掩饰呢？我不是在故意谴责阿谀奉承，其实我也可能是一个极其会阿谀奉承的男人。只是，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他们掩饰自己阿谀奉承的理由。

归根结底，我们都希望家庭幸福美满。纵然妻子占据上风，也希望她能认可自己，啊啊，真是讨厌啊，这种矛盾的心情。这种心情让我失去了价值，就像沾满了一身厕所的臭气似的。

寂寞是珍贵的心灵食粮。但是另一方面，当寂寞与家庭联系起来时，它却显得如此丑陋。

如果这种“丑陋”写成“惶恐”，该是多么有意思啊。但是，若故弄玄虚把自己比喻成殉教者，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正襟危坐，傻傻地体会我内在

---

① 拉丁名，可音译为“维吉里乌斯”。英语作 Vergil 或 Virgil，译作“维吉尔”。



的痛楚吧？

人生的概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我确信人生就是痛苦的代名词，出生便是不幸的开端）。争斗的空余，我们尽情享受美味的食物。

有利可图。

那算什么东西？只要不把美味的食物当作有利可图的手段，我们即使不苦苦寻找，也能发掘生存的价值。美味的食物必须品尝，应该品尝。但是，迄今为止那些所谓的老前辈教给我们的料理中，没有一份让我觉得可口。

我虽然觉得应该罗列一些老前辈的名字，但是我从心底蔑视他们，所以我宁愿选择忘记他们的名字。

他们不学无术，残忍暴戾，不懂柔弱的美。这些就已经让我感觉不爽了。

不懂美味可口与粗茶淡饭区别的人真是可悲啊。我认为这些人是日本国家的败类（不光日本这个国号，就连太阳旗我都觉得应该改革换新）。

你们肯定认为我不懂得欣赏艺术。但是，读者们却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那些自认为自己是文化指导者的人才是一无所知，认为太宰治的作品不健康。但是碍于读者们的支持，他们只好不情愿地虚伪地表扬一下：“嗯，还算是篇力作。”

饮食一旦不规律，就会失去味觉，无法判断出料理的质量或者嚼头如何。例如，他人费尽心思用精挑细选的材料做成料理端到你面前后，你却一饮而尽，还嫌没塞够牙缝，并要求再拿点更加上等的东西来。这就是所谓的食欲淫乱。我不赞成这样的方式。

我们一无所知，什么都不懂，就连温柔也弄不明白。所以，我们努力照顾前辈们，并试图理解他们，但是前辈们从来没有体谅过我们的辛苦，哪怕是其中的一半甚至是四分之一，所以我要抗议。

据说，有个老前辈批评我的作品呆滞。但是那个老前辈的作品又如何呢？自诩正直或是其他？而且这个老前辈极其傲慢，每次一打开他的作品选集，首先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幅漂亮的侧脸像，而且没有丝毫的难为情。真是反应迟钝的家伙。

或许是我的倦怠让他觉得我的作品没有生机。但是，他那种干劲，让

我望尘莫及。

不过，他的努力恰恰是说明他反应迟钝的有力证据，而且他从来不在乎他人的感觉。

做事考虑不周的人（“考虑不周”这个词确实显得有些难为情），既不会保护自己，更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有没有深深地伤到他人。

有些文豪自认为很了不起，看不起其他任何人，这人不行，那人无用。虽然这种人非常可耻，可是在我周围遍地皆是，我想，漂洋过海到其他国家应该不会有这种人吧？

另外，某个文豪曾经说过，太宰治不懂东京话。难道那个人以生在东京、长在东京作为自己生存下去的支持后盾吗？我深深地怀疑。

难道你因为人家鼻梁长得矮，就断定人家写不出好的文章来吗？

最近，有些极其勤奋努力的、所谓的“老前辈”却哀叹起国语的杂乱无章来。真是令人作呕。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啊？正因为国家混乱，国语才杂乱无章，你看不到吗？若是发生什么大战，这些人啊，我们一点儿都指望不上。我认为唯有这时才能让他们原形毕露。

道个歉不就得了？说句“对不起”也行啊，但是他们却要戴着伪装的面具硬撑到死。

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也自甘堕落。你不会连打翻人偶架子的勇气都没有吧？难道你连不喜欢的东西都无法断然拒绝吗？得改改了。我虽然不是什么喜新厌旧的家伙，但是如果始终一成不变的话，我宁愿选择死。

话虽如此，如果那些老前辈像年轻人一样夸张或气势凌人的话，我可能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来。这不是威胁，因为它让我异常痛苦。

这个月我发表的一篇文章，虽然只是泛泛而论，而且怒言怒语，指桑骂槐，但是它显示了我的气派，而且是我讨伐混蛋学者、混蛋文豪的前奏曲。

他们只会发号施令，连一个小指头都不舍得动一动。他们热衷于打开经书，佩戴大大的穗子，然后往宴席、会堂的上座一坐，接受市井小民们的敬礼，享受犹太教教士的称呼。即便如此，你也不能接受犹太教教士的称呼啊，还有，不要随便让人称呼你为导师。

你们真是作恶多端啊，伪善的学者们，你们关闭了进入天堂的大门，自己进不了天堂，还不允许别人去享受。你们竟胡乱指路，本末倒置。

你们真是作恶多端啊，伪善的学者们，你们看起来仪表正派，其实内心充满伪善和不当的想法。你们真是作恶多端啊，伪善的学者们，你们随便搭建起预言者的墓地，并立起一块正当人士的墓碑，说道：“我若生长在祖先们的时代，肯定也能成为预言者，并光荣地流血牺牲。”你们还指出了到底谁是杀害预言者的杀手的后代。你们还擅自杜撰祖先的事迹，你们真是毒如蛇蝎啊！你们怎么可能逃脱下地狱的惩罚呢？

L君你虽然坏，但这个月我决定要和你说点儿什么。你现在是个学者，而且极其努力，虽然在大学时候一无是处，但你毕竟很努力。最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拜读了您的一篇随笔，您这篇文章故弄玄虚得让我甚是惊讶。你是搞外国文学的，却对外国的经典著作懂得少之又少，真是不可思议啊。

自古以来，搞俄国文学的学者没有一个人因为经典著作所困扰。不是有数万颗星星围绕经典著作而旋转吗？

但是你们不但没有注意到我所谓的天真的想法，而且害怕自己身败名裂，故意视而不见，这就是学者的本质啊。我也稍微有些理解你们，你们所谓的神其实就是美貌，你们就是戴着一双漂白的手套。

我曾经为了学习圣经而努力学习希腊语，我从中感受到了异样的喜悦和像打了麻醉剂一般的自负心态；因此我放弃了学习，但这绝不是因为我懒惰。但是你们这些人却平心静气地享受着那种不健康的奇怪的自尊心，所以你们被基督教描绘成“涂着白漆的坟墓，外表美丽，内心肮脏”，等等。你们不是学习差，但是你们太自负了。我通过读你们所谓的“学到的翻译精华”，从中得到无比的喜悦，所以我始终对你们抱有感恩之情。但是你们最近的随笔却内容极其空洞。

你们只是语言学教师，你们家庭美满，与妻儿共享天伦之乐。你们胡乱写篇波德莱尔<sup>①</sup>的介绍文，但又说不读原文就无法理解其原意。胡乱夸奖自己的著作，这真是太过分了。你们本来就不懂得诗歌吧？

你们避开基督教、避开诗歌，你们为自己仅仅是个语言老师而感到委屈。你们因为写一些研究相关内容而故意装作犹太教教士。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来获取世人的信赖呢？你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真是太过分了。

修养？你们应该没自信吧？因为你们连什么是美味、什么是糟粕、什么是香、什么是臭都分辨不出来。对一个在百年前被大家称赞的外国文豪或者天才，在百年之后，你们也只是能说个好而已。

---

①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其作品《恶之花》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

优雅？这也恐怕没自信吧？你们渴望被人同情，你们做出来的事儿和红瓦房屋下的文化生活没什么两样。

你们对语言学当然也没什么自信吧？

但是你们却大摇大摆地装作启蒙家的样子到民众间游说。

你们去外国留学，你们这不是与民众相互欺骗吗？民众对去外国留学保持着胆怯的关心。

你们设想一下乡下人进京的心情，二十年前就因为参加了上野的某个博览会，吃到了路边小摊上的牛肉火锅，回到乡下后你们却觉得衣锦还乡。民众看到这一切目瞪口呆。也就是说你若在东京苦学三年法律，连村上有威望的人都能治得服服帖帖。乡下人出人头地的捷径就是去东京，但是乡下人无论怎么样终将返回故乡，这是必然的规律。但是有些人和家人吵架被逼来到东京，却连博览会二重桥四十七士墓都没见过，这就是我们的伙伴。但是那些所谓的出国留学的人中，有多少人是因为逃避而坐船去的呢？有些人懒，不愿意去外国，但是去外国留学三年，你们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让母亲感到荣耀，被周围的人祝福，从此踏上人生的旅途，这就是日本留学生的传统习惯，碌碌无为的学者是无法做到的。

我虽然没有感觉到不可思议，但是那些留学生的留学回忆录全都洋溢着喜悦之情。我觉得应该不值得喜悦吧，自古以来外国民众就藐视日本。很久之前某个乡村女中学生旅游团来东京旅游，我觉得她们的境地真是悲惨。如果我去外国的话，在外国人眼中，我是悲惨的代名词吧。

丑陋的东洋人，吝啬的苦命学生，红色毛毯，惊讶，脏脏的牙齿，日本有火车吗？对迟到的汇款的不安，忧郁，屈辱，孤独，这是某个出国留学学者写的吧？

总之，只有喜悦。上野的博物馆、摊边的牛肉都有进步吗？

真是奇妙啊。你们这些留学的人隐藏了在国外生活的凄惨，不，不是隐藏，应该是没发现吧？这样的话真是太过分了。L君，我要和你断绝交往。

顺便说一句，你们这些出国留学的人，都喜欢说言不由衷的恭维话。酒席上的作家即使是混蛋作家都不这样。而你们却喜欢奉承别人。“啊，是太宰治先生吗？久闻大名，我拜读过您的×××作品”，并假装亲切地握手；

但是又是同一个人竟然在新闻时评或者座谈会上将我的作品贬得一无是处。难道这是你们在留学时学到的东西吗？殷勤，报复，被挫败士气的文化猴子，凄惨的生活孕育了凄惨的人生，不要再遮掩下去了。

有一件私事经常在我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地出现，在我进入大学后的当年的春天，哥哥来到了东京，我们在高田马场我的住宿处的一家面馆里，一起吃饭。

“你不一起去吗？我想出去转一圈儿。你可以中途去法国研究法国文学什么的，随你的便。你大学法语专业毕业后再去法国与法国归来再进大学相比，哪一个更能学到东西呢？”

“还是在大学先打好基础的好。”

“是吗？”

哥哥面露愠色，哥哥为了让我给他当翻译才让我去的，所以我断然拒绝，而且装作慎重思考的样子，从此之后哥哥再也没有跟我说过留学的话题。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当时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为了和她长相厮守，编了个谎拒绝了哥哥的要求。虽然后来我为这个女人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不后悔。相比出国留学，与愚蠢的女人同甘共苦才是人生。虽然困难但是光荣。

再也没有比留学生的旅行见闻更加空洞的话了。这与乡下人的东京旅游见闻甚是相似。一些名胜古迹的明信片根本就反映不出市民的生活气息。比如论文，有一篇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题为《新时代妇女的方向》的文章，内容既空洞又下流，却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卑鄙伪善，没有思想，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获得教授的职称不择手段？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社会上的一些学者就我的作品说三道四，那些人真是混蛋。虽然有人劝我说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不要放在心上，但是我不是那种宽容的人，会一笑置之，我也不是那种超凡脱俗的人，更不是那种不管自己的作品怎么备受批评也摧毁不了自信的人；所以我也对某些人的恶意攻击奋起反抗。

某个文学作家在某本文学杂志上读了我的《维荣之妻》后发表了评论，

我为他败坏的思想而感到震惊，我甚至怀疑他得了囊肿症，虽然是大学教授，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大学教员的行为真让我心惊胆战啊。

他这么说道：“我不觉得维荣是这样一种人，既世故又虚荣，他既不幽默又不会开玩笑，连挖苦人都不会。”这些大学教授以此来安慰自己。这反映了学者们惯有的可怜的自尊心，而且那个混蛋先生还说“作者应该嘿嘿地偷笑”。事已至此，我也不得不拿起笔说些可笑的傻里傻气的话了，但是困于想象力的贫乏什么也没有写出来。那个嘿嘿偷笑的人，应该是那位老师自己吧，而那种笑声与那位先生极其符合。

《维荣之妻》的读者假如有五千人的话，除了这位“高尚”的教授，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嘿嘿偷笑”这种卑鄙的词语吧？您真光荣啊，竟能成为五千人当中的一人，您不觉得羞耻吗？

本来作者、评者、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好比一个正三角形（如三角形所示，每个人都不可能朝外而坐，那样彼此就对不上话了，所以他们面朝内侧而坐，作者说读者听，评论者或应和作者的话，或质疑作者，或代替读者让作者停下手中的笔），但是这个混蛋教授却违反常规：比如直线上有两个点分别是作者和读者，这个教授却突然插在二者中并嘿嘿地笑起来，让聊得正起劲的作者和读者甚是困惑。

我虽然不想说得这么难听，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只有绞尽脑汁地创作，哪有工夫嘿嘿偷笑呢？即使这么努力都被你讨厌，手中的笔沉重了，脸上的表情凝重了。

就像前边《圣经》中的话：“你们真是作恶多端啊，伪善的学者们，你们看起来仪表正派，其实内心充满伪善和不当的想法。你们真是作恶多端啊，伪善的学者们，你们随便搭建起预言者的墓地，并立起一块正当人士的墓碑。说道：‘我若生长在祖先们的时代，肯定也能成为预言者，并光荣地流血牺牲。’”一旦说到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是三百年前那些所谓的贴了标签的文豪的工作，你必定毫无怨言地三叩九拜、大肆宣传，但对你身边作家的作品却仅仅解读出一个“嘿嘿偷笑”，这不得不令我怀疑你的文学造诣，连基督都会为之一惊吧？

另外一个外国文学作家这样评论我的短篇小说《父亲》：“虽然读起来

非常有趣，但是第二天醒来在头脑中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这个人追求的是宿醉吧？读的时候能觉得有趣，这就是瞬间的幸福，但这位混蛋先生却试图将该幸福感延续到第二天早上，这是何等的贪婪，淫乱，暴力。“你们若被某一个这样批评，特别是像我这种带着某种标签的人，就立刻装出高尚的表情苦笑一番，按照太宰先生的说法，我是贪婪、淫乱、暴力的混蛋。我虽然是卑劣的吝啬鬼，但也请你不要这样说。我是认真的，也请你认真一些，你仔细考虑一下你是否真的恨我。”没有宿醉就无法满足的状态才是真正的健康，你们为什么如此固执、没有耻辱之心，也听不进别人的劝言，只顾炫耀自己呢？

对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心，你们或许不懂得什么是用心，但是亲切应该明白吧？情趣，气魄，关怀，虽然不是很贴切但都属于用心，只有作者的用心和读者心有灵犀时，文学才能永久不衰，文学的感恩或者喜悦才能显现。

料理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且料理真正的喜悦不在于量的多少，更与可口和难吃无关，做饭人的用心才体现了真正的快乐。用心做的料理才很贴心、才很美味，这就足够了。寻求宿醉的心情比较低劣，还是不要的好。有时候你们偏袒的情趣让作家有些宿醉的感觉，这与你的舌头不正好符合吗？但是你身边的太宰治这位作家，至少比那位老大爷要显得纯粹，你最好知道这点。什么都不懂却这、那地胡乱发言，迫使我不得不说点什么了。只做翻译也可以，我也从你的翻译中汲取了营养。但你竟写一些愚蠢的随笔，你与那位嘿嘿偷笑的先生恐怕都是语言学学习不够吧？懈怠语言学的学习是自取灭亡。

请知道分寸，我再重复说一遍，你们只是语言学老师而已，连所谓的思想家都算不上。启蒙家？呸！伏尔泰、卢梭经历的苦难你们知道吗？你们最多是尽了孝心而已。

你们要亲身经历过波德莱尔的忧郁与伏尔泰的厌倦，至少不要让其在你身边出现。

“的确如此，太宰治你太伟大了，那些教授太自高自大了。你太心慈手软了，我都气得火冒三丈了。”背后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我转过头去



对那个男的说，你瞎说什么啊？那些先生与你相比，无论怎么说都很优秀。你们这些碌碌无为之辈啊，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如果你先被我讨论的话，下个月我为你们写点东西。你们这些下流之辈不学无术，首先你们就不包含在文学之内，例如在见到的比赛中，脸部、身体和手要联合起来攻击。但是你们比赛和生活不分，扔掉道具，两手把住对方的小腿想拼命扳倒对方，在你们眼中这就是胜利，真是低俗啊。